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爾朱榮 子文暢 從弟彥伯 彥伯子猷 彥伯弟仲遠 世隆 榮從父弟度律 榮從祖兄子天光

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為氏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民酋長率契胡武

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堉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欝德祖代勤繼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

北史獸作虎延壽既以唐臣避唐諱何不獸而虎查

魏書本獸字必後人疑其避諱故又誤改耳今依魏書正之

誤中其髀代勤但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内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為常年九十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録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咒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别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輙獻私馬

兼備資粮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孝明時以年老啟求傳爵於榮卒謚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為軍陣令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

魏言天池也又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已暮當謂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不能罪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

乃遣兵固守滏口防之

魏書載榮上書曰今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懼實爲難用蠕蠕主阿那瓌銜國厚恩未應忘報求遣一使慰喻那瓌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王顥之軍見鎮相部宜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方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州恩威未著形勢永分於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孝明崩事出倉卒榮乃

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

伽藍記載榮謂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

曰幼君況可奉未言之皃以臨天下今欲以鐵馬三

千赴哀山陵如何天穆曰明公若能行廢立伊霍復

見於今矣

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

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皃而臨四海求以

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

魏書載榮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寔用驚惋
令人言鴆毒致禍奄忽升遐即事覲望實有所惑且
天子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曽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為
怪愕豈可得乎復以皇女為儲兩疑惑朝野虛行赦
宥已乃選君乳抱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
行權假形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鐘令秦隴麖
飛趙魏霧合寶夤醜奴勢逼豳雍葛榮就德憑陵河
每楚兵吳卒寇逼在郊一旦聞此誰不闚閫竊惟大

皇帝繼體正君猶邊鋒迭舉妖寇不滅況今舉潘嬪
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宇內乂
安臣所未聞伏願照臣忠誠聽臣赴闕問侍臣帝崩
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
天之耻謝遠近之怨然後更立宗親推其年德改承
實祚則天下甚幸
於是將赴京師
伽藍記曰榮三軍縞素揚旌南出

靈大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莊具論榮心孝莊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孝莊獨就

伽藍記曰惟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

師次河内重遣王相密迎孝莊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孝莊自高渚潛渡至榮軍將士

咸稱萬歲及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渡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朝於行宮榮惑武衛將軍費穆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渡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王丞相高陽王欲反

魏書曰榮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既集列騎圍繞責以天下喪亂孝明卒崩之由云皆緣此

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至與北史妄言高陽王雍反不同　愚謂榮既廣害朝士必繩以正題豈容誣人以反當從魏書

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

魏書榮傳曰死者千三百餘人

皆歛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宫帝及彭城王霸城王慴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為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

帳餘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靈太后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臨以白刃唱云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温子昇皆當世辭人雖在圍中恥於從命俛伏不應御史趙元則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其衆咸稱萬歲

魏書曰榮遷帝河橋至夜四更復迎帝南還營幕帝

憂憤無計乃令人諭旨于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
令四方瓦解將軍奮義而起前無橫陣此天意也我
本相投規全性命豈可妄希天位直是將軍見逼耳
若天命在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
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
榮遂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
善卜占言令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
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

精神恍惚遂便愧悔

魏書載榮言曰過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

至四更中乃迎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旣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乃入城不朝

北史不聽下有復前二字語意不明今倣資治通鑑稍更之

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帝左右唯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議帝亦無以拒已入見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無復二心帝自起止之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求酒一遍及醉熟帝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孝明嬪欲帝立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黄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意甚悦時人間猶云

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愆

魏書載榮書曰臣本率義兵扶立社稷值陛下登阼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多臣今粉軀不足塞責乞贈亡者微申私責

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以下及白身贈以鎮

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表

魏書載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茲酷濫尋繹往事寔切于懷可如所表自茲以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為識者所不貴

又啟帝遣使巡城勞問人情遂安朝士逃忘者亦稍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為

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為侍中大尉公
録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心
腹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
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

魏書神儁作神軌

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掠榮率精
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時葛榮為賊既
久橫行河北榮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

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置於馬測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令各從所樂親

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

魏書載詔曰太原王入匡頹運出勦元凶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

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兎起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悦及破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兎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已是道武
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
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户通前滿十萬為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

魏書載詔曰逆寇葛榮假噬燕趙常山易水戎鼓夜
警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頻成煨
燼幸太原王榮弔民伐罪剪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
積器高於熊耳廣廣錫山河大開土宇
建義初北海王顥南奔梁梁立為魏王資以兵將時邢
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
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
滎陽虎牢並不守僞出居河北榮聞之即時馳傳朝行

宮於上黨之長子駕乃南趣榮為前驅旬日間兵馬大
集時天穆克平邢杲亦渡河會駕
魏書曰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
榮攻克之斬二人以狥
帝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據
河拒守無舟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
楊高道穆等謂大將軍若還失天下望固執不可屬馬
渚諸楊云有小舟數艘求為鄉導榮乃令都督爾朱兆

等率精騎夜濟顥乃率麾下南奔

魏書曰兆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擒冠受延明聞而逃顥因率麾下南奔

帝渡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

魏書載詔曰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烟胞含日月昔處亂朝韜光戢翼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漢息忠義奮發虎士如林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頽綱俾朕

寡昧獲承鴻緒葛榮跋扈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
凶頑阻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徙御北徂劬勞鞍甲王
聞難星奔一舉大定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
柱大將軍此官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
號式遵典故寵錫殊禮
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陽
遥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
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孝莊雖受制權臣而

性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寃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欲用世隆攝選帝亦不違榮曾啟北人為河内諸州欲為掎角勢帝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帝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

若謂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啟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令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妬恨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令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令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為若本自作臣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强臣內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為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

討斬之時萬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萬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長時諸方未定欲使與相持及告捷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

不悦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撫寧荒餘彌成不易縱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虎便走謂曰欲求活耶即斬之自此赴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虎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擒得之持此為樂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曾從容言曰大王勳濟天宜調政養民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縱便攘袂曰

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便言勲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歴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車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户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

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寔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悟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娩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

勸帝剌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懐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温子昇以書呈帝帝恒其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與榮通親不敢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

時將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爾朱為人主帝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聞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

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
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
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
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常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
上聞奚毅又入見求閒光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初疑其
為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
或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寬小字伽邪
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婿力徽又云榮慮陛下終為

已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功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

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帝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徽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

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圖已

北史言榮輕帝不謂能反以誅權臣為反史筆顛倒乃爾何怪高澄他日於孝靜前敢發悖言謂陛下何

意反也今改之

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

伽藍記曰帝請計城陽王徽徽曰以生太子為辭因

此斃之帝曰后懷孕九月可乎徽曰婦人多不及期

而彦彼必不疑帝從之遂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

皇子生遣徽馳騎告榮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

榮帽懽舞盤旋遶殿內外歡叫榮遂信之與天穆入

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温子昇曰陛下色變

乃連索酒飲之

其日大欲革易帝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禄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持刀從東戶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

魏書曰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刄之當從魏書此時榮已向御坐何暇拔刀

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其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

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竪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内外喜叫聲滿京城百寮入賀既而登閶闔門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為使藝每人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輙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愛尚

風素固令為勅勤儛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
廻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慍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
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
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
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
節閔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鉞相國録尚書都督
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劒三百
人轀輬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又詔百官

議榮配享司直劉季明曰

伽藍記載季明言曰若配宣武于國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

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死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為之危季明自若

伽藍記曰世隆既有忿言季明終得無患

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

伽藍記曰世隆又立榮廟於芒嶺首陽山山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榮比周公故曰廟成為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大雷震為霹靂擊作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

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初加贈司徒謚曰惠菩提弟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榮勲進爵為王其姊魏孝莊后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

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
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
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
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袴中因神武
臨觀陰圖竊發事捷約共奉文暢為主為任氏家客所
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弟文略時
爵梁郡王當從坐孝靜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
奏免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於

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丈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凌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

頭馬肉遺之王訢於文宣繫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横笛謡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聞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由是

愚按魏收論榮云向使榮無奸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何足數令北史曰韋彭則豕韋大彭非韓信彭越也以擬榮甚當魏書誤耶抑北史為改正耶善乎史糾曰孝昌正光間胡后淫縱不制鄭儼神

軌濁亂宮闈狼不食子廿心酖兒此時向洛無師氣噎欲死即河陰之役大傷酷濫衰衰朝賢既戀鬼朴奚辭蕭斧元乂即為猾賊不得不已廢胡后為快舉爾朱榮即為剽鹵不得不以沉胡后為大功況此後歷平劇難厥勲不細倘一心孝莊不萌悖逆毀趙元則禪文犴李顯和九錫謂之韓彭伊霍何過況魏收所論乃反語非正辭乎此論甚當特録於傳後

從子兆別見榮從弟彥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

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為滎府長史節閔潛嘿於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及正位爾朱兆以已不豫謀欲攻世隆詔華山王鷙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讌彥伯於顯陽殿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待河內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為今日之歡子恭崩逼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事永安猶今日事陛下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

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封傅陵郡王位司徒公時炎旱
有勸彦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三司
侍中餘如故彦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
陵彦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為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
掩襲世隆彦伯時在禁直長孫稚等啟陳節閔以高歡
義功既振將除爾朱帝令舍人郭崇報彦伯知彦伯狼
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閶闔門外懸首斛斯
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謡曰三月末四日初揚灰

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
並驗子敞敞字乾羅彥伯誅敞小隨母養宮中年十二
敞自竄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
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
日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敞再拜
哀求長孫氏愍之藏複壁中購之愈急追且至氏資而
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
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泣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

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

愚按敞之得免其以父彥伯差無過患也夫

周文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

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後為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家

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

討平之師旋拜州總管政號嚴明民吏懼之後以年老

乞骸歸河內卒于家子最嗣彥伯弟仲遠孝明末爾朱

兵威稍盛諸有啟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

榮印與尚書令史邇為奸詐造榮起表請人為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斛酌授官令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復與闕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榮誅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

魏書曰仲遠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孝莊詔諸督將

絡繹進討並為所敗又敗都督鄭先護右衛將軍賀拔勝勝降仲遠

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

伽藍記曰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兖州刺史先用後表

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兖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

性貪敗大宗富族誣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美者莫不被淫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專恣權强所在並貪虐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南牧守下比之俗比之豺狼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爾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王神武間仲遠等使迭

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敗於韓陵奔梁死於江南仲遠弟世隆字榮宗孝明末兼直閤加前將軍爾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黄門侍郎孝莊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北海王顥逼大梁詔為前將軍都督鎮虎牢顥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帝倉卒北巡世

隆罪也及駕還宮除尚書左僕射攝選帝將圖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黄門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復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怱怱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火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絶河梁世隆乃北遁

伽藍記曰隆與榮妻北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
為榮追福薦齋即使爾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
白服來至郭下索榮户孝莊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
牛法尚謂歸等曰大原大立功不終陰圖釁逆已依
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為不降歸曰臣從
大原王來朝忽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
得王尸生死無恨發言雨泪羣胡慟哭聲振京師帝
亦為傷懐侍中朱元龍齋鉄券與世隆侍之不死官

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大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言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為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為長樂知其不款且以元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死士討世隆一日得萬餘人與歸等戰於郭外歸等屢涉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遊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苟為水軍從上流放火焚橋世隆見橋被焚

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

魏書曰孝遣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世隆斬以狗

攻建州

魏書曰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

克之盡殺人以肆忿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曅

為主曅以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大傅行司州

牧會兆於河陽兆既陷京邑

伽藍記曰兆入洛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世隆

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
按劔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得已而深恨之時
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㬥毋干豫朝
政伺其母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刼賊殺之京巷公私
驚愕莫識所由尋懸牓以千萬錢募賊知者莫不喪氣
尋以㬥踈遠欲推立節閔而度律意在南陽王即西魏
文帝也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

立初世隆為僕射自憂不了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視事又畏榮深自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無所顧憚及為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廳事東西别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小隨情與奪

伽藍記曰世隆侍宴帝每言太原王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不敢復入朝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

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恭己南面無所干預
又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虐姦謟蛆酷
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上下莫不厭毒
魏書曰世隆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軍兼
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猥濫又無
員限人皆賤之
世隆尋讓大傅帝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下以
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

武起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强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
恐及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大赦帝不許斛斯椿既
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掩執
世隆及兄彥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
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甚惡之又曾晝
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驚就視世隆寢如
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首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
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内太守田

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令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濵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人推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儐從皆裙襦袴

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予容與謝遠入觀戸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具以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誅世隆弟世承孝莊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及北海王顥內逼世承守轘轅為顥所擒顥讓而臠之帝還宮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時封河間郡公

尋爲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榮從父弟度律鄙朴少言孝莊初封樂鄉縣死與世隆赴晉陽及長廣王曄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鎭京師節閔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

仲遠出拒齊神武神武因間之與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歛無厭所經為民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人屠戮汝也言終卒時皆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

資治通鑑曰度律與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

遂西走灅波津為人執送椿因送齊神武斬都市榮從

祖兄子天光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昌末
榮據并肆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孝明崩榮向
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爲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
討葛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
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天穆東破邢杲北海王顥入洛
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内榮發後并肆不安至并州部
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
鎮城人赫連恩等爲逆共推敕勤酋長胡琛爲主號高

平王稱臣於沃野鎮賊帥破六韓拔寅巳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萬俟醜奴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慢拔寅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後為醜奴所並與蕭寳寅相拒於安定寳寅敗還建義元年夏醜奴擊寳寅於靈州擒之遂僣大號時獲西北所貢獅子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

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牧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擒其行臺尉遲菩薩於是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

魏書曰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于汧渭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

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别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寛而問之仍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以為寔分遣諸軍散營於岐州北百里涇川使其大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其千人已下為一柵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言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諸軍後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問左右諸柵盡來歸欵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

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
平亭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
平涼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逼高平城內執送
寶寅降　愚按魏書官氏志有侯幾氏孝文改幾氏
侯乃侯之誤
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並降唯賊
行臺萬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嶮自守榮責
天光不獲道洛復遣杖之百詔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

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百畧陽賊帥王慶雲慶雲
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
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乃入隴
魏書曰天光欲討慶雲等兩榮有書來以隴中險遠
兼天盛署令俟冬月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
至慶雲所居永洛城射道洛中臂破其東城賊遂併趣
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入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
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使諭慶雲早降若未決當聽諸

人令夜共議明晨方報又謂曰相知須水令爲小退任

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

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爲防衛勢又伏人槍中其夜

慶雲道洛果突出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

擒獲

魏書曰天光多作木槍周匝立之要路加厚又密縳

長梯於城北及慶雲等敗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

城北軍士因登橙上城

賊窮皆乞降天光岳悦等議悉阬之死者萬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凉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

魏書曰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于平凉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于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東夏

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

魏書曰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

令帝外奔別更推立乃頻啟云臣寔無異心惟仰奏
天顏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
願思勝筭以防微意
既而孝莊進天光爵為廣宗王長廣王曅立又以為隴
西王及聞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
還雍世隆等議廢　更舉親賢遣告天光與定策立節
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
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

陵伊利萬俟受洛干等據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既振兆仲遠等並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云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于韓陵斛斯椿等先返拒之河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並送神武神武送之洛斬于市

伽藍記曰普泰末天馬嘗摠士馬于寶光寺寺門無

何皆崩天光惡之其年被殺
然論者謂爾朱專恣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
關西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不同云
論曰魏自宣武後政道頗虧及孝明幼冲女主南面始
則于忠專恣繼以元義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
極其陵暴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逮靈后反政宣淫
于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
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頹極弊之志援主

逐惡之功

魏書論曰勞不汗馬朝野靡然

及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寳夤咸梟馬市

榮功亦已茂矣

魏書論曰苟非榮致力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

幾人稱王也

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

河隂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

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寔指蹤兆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揃剥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懸于數胡喪亂弘多遂至于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兵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紓其難齊以驅除矣

魏書論曰爾朱兆在晉陽天光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弈棊慶賞威

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皆庸才所爭惟權勢所好惟財貨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illegible]勍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illegible]落氷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曰貪人敗類而不和難以濟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五